

艱辛的異地之旅

頭陀僧如何面對各地文化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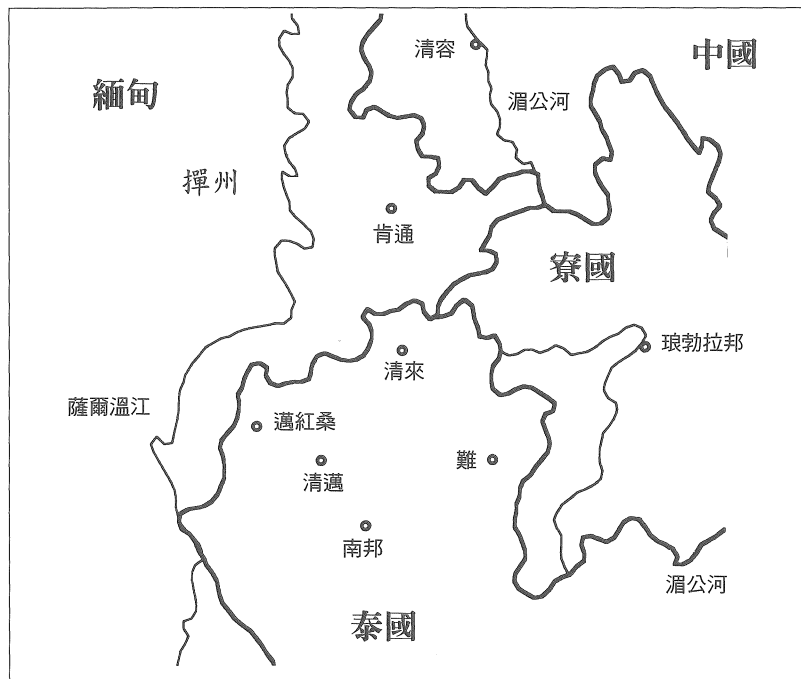
卡瑪拉·提雅瓦妮琦 著

法園編譯群 譯

頭陀僧行經的某些地方，人們多少還知道僧侶的身分與他們的所需，但居住在偏遠地區的村民，對頭陀僧卻非常陌生。因此，這些遭遇對僧侶的應變能力是很好的考驗。

適應當地的文化

本世紀的前半葉，許多頭陀僧雲遊的足跡曾遠至泰北地區，並越過國界進入湄州與下緬甸（見圖一）。在頭陀僧的雲遊旅程中，他們得面對各種不同程度的匱乏與不便。十三頭陀支中，最難持守的律則是托鉢乞食、日中一食、一鉢食與時後不食等。然而，就如阿姜布瓦（Buddha）所言，頭陀僧並不因此而害怕雲遊到食物匱乏與舒適難期的地方。



【圖一】泰國北部與鄰國

〔暹羅北部、寮國、撣州等地
——居民不認識托鉢習俗〕

大多數的村莊地處偏僻，宗教習俗各異，頭陀僧行經的某些地方，人們還多少知道僧侶的身分與他們的所需，但許多今日人們視為佛教傳統的習俗，對居住在偏遠地區的村民而言，卻非常陌生。暹羅北部、寮國、撣州或柬埔寨一帶，頭陀僧常常經過一些個別的村落或整個部落，當地人對他們都不熟悉，因此，這些遭遇對僧侶的應變能力是很好的考驗。

◎北撣州人向頭陀僧買鉢

例如北揮州丘陵部落的居民並不清楚如何對待僧侶。有一次，阿姜汶與阿姜特長途跋涉穿過帕省的樹林，他們感到筋疲力盡、飢餓難耐，於是來到傜族的村落托鉢。

當時房子都是空的，居民都到田裡忙農事去了。他們走近一間相當簡陋的屋子，這時有個人伸出頭說：「朋友，我們沒有東西可吃。」阿姜汶說：「請布施我們一些米飯。」他回答：「我只有少許的米，雖然有熟飯，卻是給家人吃的，米是用來賣的。」然後他直視阿姜汶的空鉢，並說要買下來當燒飯的盆。「我們幾乎要笑出來，」阿姜汶回憶說：「那時連飢餓的不適也忘了。」阿姜汶就像很多頭陀僧一樣，接受民間異俗而不加批評，他說：「這個傜族人直率誠實，一點也不驕傲，他心裡想什麼就說出來，並無意傷人或令人不悅，他是很誠懇的。」

眼見托不到鉢，阿姜汶與阿姜特只好再往前走。途中又遇到一位傜族婦女，這次他們決心要得到一些食物，所以阿姜汶便直接地說：「朋友，我們非常餓，沒有東西吃，請布施我們一些米飯。」婦人請他們稍待，便進屋去拿了個裝滿米飯的鍋子，將米飯倒進他們的鉢中。找到一個好地方後，他們便坐下來將水倒進鉢中，和著米飯吃了起來。

◎南邦省居民不知供養托鉢的僧侶

在另一個位於北方的南邦省，阿姜李也發現當地村民並不認識托鉢的習俗。阿姜李與阿姜鏗曾待在僻靜的高速穴（Great Rapids Cave），那是個安平靜、利於修行的好地方，不過他們



無法獲得充足的食物。阿姜李抱怨說：「當我們在附近一個村子托鉢時，沒有人理會我們，先前的兩天，我們只有不含一絲鹽味的白飯可吃；第三天，我只得到一球糯米糰。」(1)

阿姜鏗決定離去，他回憶此次經驗：「兩天了，我只吃了一些白飯，所以開始感到衰弱。」阿姜李卻決定堅持下去，他不想與阿姜汶一樣直接向人要求食物，但希望能與托鉢乞食的頭陀行之間，取得折衷的解決辦法，他下定決心：「今天我將不會向任何人要求食物，也不托鉢或不停地乞求，只在當有人請我進食時，我才接受。」

於是他收拾行裝繼續行程。步行約一個鐘頭，路經一個有三戶人家的村落時，一個婦人從屋裡跑出來，舉高雙手表示敬意，並邀請阿姜李入內進食。她說：「我先生昨天獵到一隻深青褐色的鹿，我怕遭惡業，所以想在僧侶身上做點福德，請您到屋裡來吃點東西吧！」(2)

阿姜李雖然過去從未吃過鹿肉，但他實在太餓了，只好一試，這頓飯吃得很豐盛也很愉快。他因為婦人害怕犯第一條不殺生戒的惡果而免除飢餓，至於婦人也因為住得離寺院太遠，顯然樂意接待一個雲遊僧，這正好給了她做功德的機會。

◎邁紅桑的揮族人將食物取來給僧侶

在北暹羅最偏遠的邁紅桑省，當地居民也不懂托鉢的習俗。阿姜汶記載說當地習俗是把食物取來給僧侶，阿姜汶曾獨自在溪邊附近的洞穴裡雨安居，那裡大多是揮族人，他們很歡喜見

到雲遊僧。揮族人對僧侶祈福的重視，讓阿姜汶留下深刻的印象，他說：

他們一大早就出發，日出時就已經聚集在洞口。除了食物之外，他們還帶來蠟燭，等到所有人都到齊後，就將食物與蠟燭放在我的面前，一定要我為他們祈福，否則就不願離去……若我不給他們一個祝福，他們就會急躁地在那兒等下去，不論功德大小，就是希望得到賜福。他們相信這非常重要，否則就得不到福德。我告訴他們次日會到村裡去托鉢，但他們寧可把食物帶來這裡給我，既然這是他們的習俗，我也就隨順因緣。

◎頭陀僧以兩盒火柴向揮州居民交換食物

阿姜帖也遭遇過不習慣僧侶的當地居民。一九三三年初，他與同行僧侶阿姜盎西（Aunsi）北行，欲尋找離開清邁節地倫寺後音訊全無的阿姜曼。兩人在法宗派的寺院掛單數日後才上路，途中雖經過許多阿姜曼曾隱居的地方，但仍無法找到他，他們便決定要越過暹羅國界進入揮州，把這次可以住在樹下與洞穴裡的旅程，視作訓練心的機會。

根據阿姜帖的回憶，此次在異地的旅程是一場超乎想像的心的訓練。他與阿姜盎西兩人必須應付一連串的意外之災，以及各種心態，諸如飢餓、痛苦、疲憊、恐懼、挫折、激動與憂慮等。阿姜帖記得有一次：



專輯

當前方已經無路可走而必須回轉時，幾乎就在一瞬間，我一失足，便在岩石上跌了一跤，腳掌因此嚴重裂傷。此時天色漸暗，我只好用披肩來包紮傷口。之後，我們決定爬行攀越滿是碎石的陡峭斜坡。嗯，這可真是難爬啊！因為每一步都是那麼路滑難行。

他們大約於晚上七點抵達山頂，很高興在那裡看到一條繞著山脊不太明顯的小徑，這表示此地離村落不遠，但在細察路徑之後，發現距離有人煙處還有好長一段路。當時已經很晚了，他們便打算留下來過夜：

我們各自在草叢中尋找合宜的地點安頓下來，然而我們整夜都無法安眠，一來是風太大，傘帳都給吹開了；二來地上



◎對頭陀僧而言，在異地的旅程是一場超乎想像的心的訓練。（攝影：曾明惠）

不只有白蟻會來咬我們，腳掌傷口的血跡以及人體的汗味，也吸引了成群的螞蟻，使我們必須用衣物裹住眼睛，以防止牠們跑進眼睛吮淚液。

黎明起身後，他們詳細觀察來時的路，發現遠方有幾處像小廣場般的稻田，於是他們便往回走，取道捷徑穿過樹叢與較稀疏的森林，希望找到前一日走失的路，大約九點左右終於抵達一個村落。村裡有個婦人跑出來看他們，兩人便對她述說遭遇。「我們也敢直接向她要一些食物，但又擔心這樣的行為會遭到指責。」只好間接地請問婦人是否可能找到食物，而婦人也好像了解他們希望吃點東西，然後他們便到溪邊洗澡去了。

阿姜帖回憶道：

在我洗完澡後，腳傷的疼痛加劇，使我完全無法行走。我的同伴、可敬的阿姜盎西，經過這些折磨，也虛弱不堪而頭暈目眩，無法自己站立了。此時我們唯一能做的事，就是等待婦人拿食物來給我們，雖然一點徵兆也沒有。

飢餓與疲累在當時已經快要打垮這兩位僧侶。

幸好在我的肩袋裡，還有一些治療昏眩症的嗅鹽，可以幫助阿姜盎西提起精神。而慶幸的是，早上十點過後，在他能夠起身之前，昏眩的狀況便好轉了。



阿姜盎西走進那個只有兩戶人家的聚落，發現只有兩個男孩，成人們都到叢林裡上工了。而最後的結果是，村民並不明瞭布施食物給僧侶的習俗，所以兩位僧侶只好以身上僅有的兩盒火柴，交換些許熟食。「我們交換到兩小籃糯米、兩碟辣椒、黃豆麵糊與兩束水蒸蔬菜，這是多麼美味的一餐啊！」餐後，阿姜帖傷口的疼痛加劇，以至於「我的整條腿也因發炎而顫抖，我忍痛到下午三點過後才繼續行程，蹣跚跛行了三公里，才抵達另一個村落。我們在此地停留了十一晚，用來休息與恢復體力，也因此才能照料我的傷口。」

對阿姜帖與阿姜盎西而言，在擇州的旅程，須具備相當強健的身體與堅強的意志力，而且在面對困難時也必須有過人的韌性。

〔緬甸——托鉢僅能得到少量食物〕

至於阿姜汶，他在一九二一年隻身雲遊卻遭遇到不同的問題。他從眉索縣（Mae Sot District，今達省境內）渡河進入緬甸，當時他與緬甸的海關官員無法以語言溝通，但他還是獲准入境了。越過一些多斜坡的樹林後，他在考卡利亞（Kawkaek）度過一晚，之後，又以一整夜的時間乘船抵達毛淡棉與馬他阪（Matban）。在城裡，阿姜汶遇到很多僧侶，但當他托鉢時，卻無人出來供養食物，他覺得很困惑：

第二天，一個擇州僧侶看見我，問我是否曾得到供養，我告訴他並沒有人願意供養我食物，

他便請我跟著他一起托鉢。當他走進一戶人家時，我才明白此地的習俗，食物是在屋裡供養給僧侶的。而每戶人家只供養一丁點的食物：一匙的米飯、一匙的花生咖哩。這麼少的份量，即使到十戶人家的家裡去托鉢，我仍無法飽腹。

有好幾天，我必須步行一段很長的路程，而感到特別飢餓。所以，當我一到偏僻的地方，不管鉢裡有什麼，我就先停下來進食，然後再繼續托鉢……。在緬甸想依戒律修行是行不通的，沒有足夠的食物可以維持生命。

在緬甸時，阿姜汶遇到一位已住在那兒好幾年的吉蔑僧侶，他與阿姜汶的想法相似，他告訴阿姜汶，在緬甸托鉢是非常累人的事，他本身也經常只得到少量的食物，有時僅能止飢而已。他說：「暹羅的情況比較好，在沿路托鉢時，常常能得到很多食物——足以餵飽我自己與一些動物，在緬甸我僅能自我裹腹了。」阿姜汶並未說明這位吉蔑僧侶所說的是指暹羅的那個地區。

〔寮國北部——村民傍晚才供養僧侶〕

當僧侶們在北部地區往更野外行腳時，遭遇到更多的困難。在寮國北部，習俗上顯然是在傍晚時才供養食物給僧侶（雖然上座部戒律明訂過午不食）。阿姜汶在他前幾年的頭陀行生涯中，曾與阿姜特雲遊到寮國，他們也在很多地方巧遇這個習俗。

有天傍晚在天黑之前，他們來到一個離村子不遠的地方歇腳，就在坐下休息的同時，看到



約十位村婦正向前走來，然後把裝有糯米的容器放在僧侶跟前。由於無法聽懂婦女們的方言，阿姜汶便試著告訴她們請男人們過來。明白他的意思後，婦女們便離去了。過了一會兒，村裡來了一群男人向僧侶說：「師父，請用飯，您們長途跋涉，必然筋疲力盡與飢餓了。」⁽³⁾他婉謝了供養，請他們早上再帶米飯過來，而只要了一些熱開水喝。

在行腳時，要時時嚴格遵守曼谷當局所設立的戒律，是不太可能的，例如涉及生命存活的問題，頭陀僧也會因時制宜。阿姜汶回憶外出托鉢的艱難時說：

要從森林村民的手中獲得食物，我們必須依循老方法，即站在人家的屋前咳嗽或清嗓子，等著人們聽到聲音出門來，而有時還必須告訴他們要供養米飯，並將之放入鉢中。

〔寮國水牛山——僧侶持素〕

幾年後，阿姜汶在他第二次雲遊抵達寮國的水牛山（Phu Khao Khwai）時，發現當地的僧侶遵循一種不同的修行——吃素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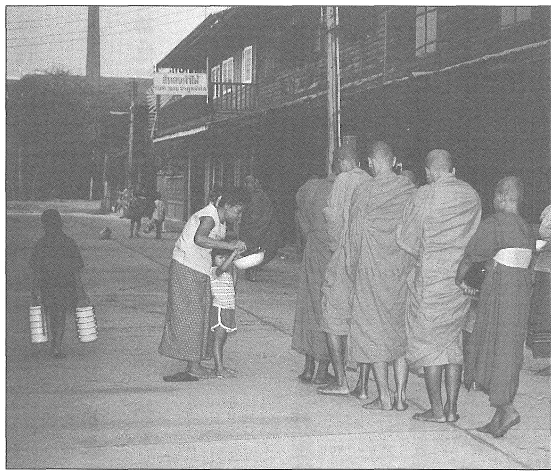
村民間也有一種奇怪的現象，就是當他們看到有僧侶來托鉢時，便會互相叫喊大家出門，說道：「趕快出來布施，師父在這兒哪！拿甘蔗汁給師父喝，師父喜歡甜食。」鄰居聽到這樣的叫喊，都會紛紛出門來將糖蜜倒在我的鉢中。

阿姜汶解釋這些村民類似禪州人，通常以米飯加甘蔗汁或糖漿供養僧侶，他們以為僧侶僅吃甜食不吃肉。(4) 阿姜汶結論此事說：「開始幾天吃加了甘蔗汁的米飯覺得還不錯，但是些日子以後，我便感到厭倦了。」

阿姜維利揚 (Wiriyang) 與阿姜空瑪 (Kongma) (兩者都是阿姜曼的弟子) 在泰國邊界也遭遇到類似的習俗。(5) 從柬埔寨返回時，他們經過塔通村 (Tha-ton)，當地的居民都是吉蔑人，頭陀僧所受到的供養也只是白飯與甘蔗汁，這裡的居民顯然也認為僧侶不吃肉。

所以我們僅吃米飯與甘蔗汁……，我想他們可能會給較多的米飯，為了容易吞嚥米飯，我們喝很多水。無論如何，我們還是覺得很滿足。(6)

阿姜帖並不諱言要得到周遭人的護持是很困難的，他發覺身為陌生人，對於總是要忍受的種種困頓，覺得很習以為常；然而一出國境，挫折與艱難就遽增千百倍。他必須面對歧異的文



◎在東北，清晨托鉢時，村民只給僧侶米飯，讓小男孩帶著其他食物跟著，一直到僧侶們坐下來用餐時，他們就隨侍在側。(攝影：曾明惠)



化傳統與習俗，以及語言的障礙。以擘州的佛教徒為例，他說道：

雖然我們都是佛教徒，但他們的風俗習慣與我們所熟悉的有時截然不同，而且有時與佛陀所制定的戒律似乎並不相符。對於身為訪客的我們來說，必須非常努力且十分麻煩。

但是對阿姜空瑪與阿姜維利揚而言，習俗、語言的差異只造成些許的不便。阿姜維利揚回憶在東埔寨巴坦邦（Batambang）郊區一個村莊的經驗，他說：

上午我們去托鉢，供養食物的吉蔑人發現我們鉢的尺寸時，全都盯著鉢。他們從未看過這麼大的鉢，便說：「[La au, la au]，意思是「多麼漂亮啊！」我們在一個寺院裡認識了幾位吉蔑比丘與沙彌，雖然語言不通，但同是僧侶，我們覺得彼此相應。(7)

尊重不同的文化

僧伽當局一直視曼谷為唯一的中心，也是他們的世界中心，而將所有其他不同於曼谷的傳統視為「異端」。他們相信佛教的理性模式優越於地方「迷信」，堅持國教（佛教）適合於任何人。中央集權僧團的主要目的之一，是要改變各族群人們的宗教與文化價值，並使之遵從正統的曼谷宗教形式。而頭陀僧的宗教則是植基於地方傳統，所以顯得寬宏大量多了，這是因他們

四處雲遊，接觸過各式各樣的人，明白其他宗教的形式同樣是有意義的，所以也是真正的佛法。

〔擇州人品德高尚，無須再對其傳戒〕

例如擇州一帶，頭陀僧就發現當地人全心奉行當地的宗教形式，也有相當高的道德觀念，所以無須再對他們教導戒律。

阿姜曼在一九一一年遇到擇州村民時，留下特別深刻的印象，也認為他們品德高尚，他說：例如商店的老闆無須時時守在店裡，假使有要事得離開，他會將價錢標在商品上，顧客取貨後，會自行留下錢。這裡沒有任何竊賊，人們都是慈眉善目，行止得宜，我很好奇他們奉持的是那一方面的佛法。

阿姜帖也看到許多很實際的當地佛教傳統，雖然一九三三年到擇州的艱困經驗，曾改變他第二次緬甸之旅的感覺，然而對擇州人的評價卻沒有因此而改變，他提到：

我們看到許多令人讚賞的特色，他們愛好和平與寧靜，慷慨大方，心胸寬宏。那兒沒有小偷或流氓，而且沒有家畜，又因為不殺生，也沒有養豬、雞類的動物。飲食以素食為主，用辣椒、鹽、豆醬與芝麻等調味……，我真心欣賞他們虔誠友善的品格與宗教信仰，以及他們和平有序的生活。即使村屋與寺院的圍籬可能就相連在一起，在夜間你也絕對聽不到



任何嘈雜聲，彷彿村子並不存在。(8)

阿姜草不像阿姜帖與阿姜盎西，他在擘州遇到的困難較少，可能因為他停留的時間比其他頭陀僧要來得久，學會當地的語言，可以流利地以擘州話弘法。阿姜草分別在一九三〇年代末與一九四〇年代中，兩次雲遊到緬甸，在擘州待了近六年的時間。他曾特別指出擘州婦女的美麗與教養，他說：

她們膚色光亮，外表秀麗，精神愉悅，這應該是她們嚴格遵守紀律的結果，而反應在她們的行為上。所以我停留的這一段時間內，無須開導她們戒律。(9)

〔攝受柬埔寨人，以吉蔑語弘法〕

雲遊到柬埔寨的頭陀僧，也有一種與陌生文化、語言溝通的能力。阿姜李、空瑪與維利揚對他們的旅程都有詳細的描述。

一九三三至三四年間，阿姜李與兩位弟子、兩個男孩一同去柬埔寨，他們依慣例會住在森林、塚間、洞穴等處。阿姜李在北柬埔寨並不認識任何人，但頭陀行使他在沿路上得到許多柬埔寨的隨從者。在西所蓬（Sisophon）時，有一群吉蔑人曾經來到他的跟前討論佛法：

他們深受感動後，便成群地跟在我身邊。到了離別時，有些人，或男或女竟哭了起來。

離開西所蓬後，阿姜李與其弟子又徒步抵達巴坦邦，並在離城約一公里的塔艾寺（Ta-ae）的墳場過夜。而後在往金邊（Phnom Penh）的路上，他們爬越野荔枝山（Phnom Klien），山腳下約有二十個小村莊。之後，他們在一座越南寺院停留了幾天，這寺院有一尊佛像，刻在一個高聳懸空的峭壁上。阿姜李探索那裡的洞穴後，便與同行的頭陀僧分兩個時段，待在越南寺院與附近的洞穴。(10)在繼續前往山的南邊之前，他們在那裡約停留一週。

在森林裡的一座村莊，他們聽說一個奇怪的故事，這故事對沒有經驗的頭陀僧而言，可能會心生恐懼。據說離村莊約三公里遠處有三座林木廣袤的山，阿姜李回憶說：

傳說發生在這座山的怪事是，假使有人到山中砍樹，就會暴斃或得重病，或遭惡運之苦等諸如此類的不幸。有時在月黑的深夜，第三座山的山頂會射出一道白光。過去似乎有幾次有僧侶在第三座山兩安居，但都因為強風大雨或雷電等因素，而在兩安居中途離開。

村民希望阿姜李能上山探個究竟，因此，次日清晨，頭陀僧一行便前往第三座山。阿姜李在詳察附近地形後，發現那是個可安住的好地方，不過同行的其他四人卻非常害怕，可能是因畏懼山中神靈，而拒絕待在那裡（在暹羅的寮族與原族傳統裡，山林守護神的信仰是很重要的）。他們不得已只好下山，並在附近一個安靜的樹林裡過夜，次日到村莊托鉢。那時，在村民之間已流傳許多有關頭陀僧的事蹟，於是，當晚就有一大群人前來聆聽阿姜李的開示。當時他已在柬埔寨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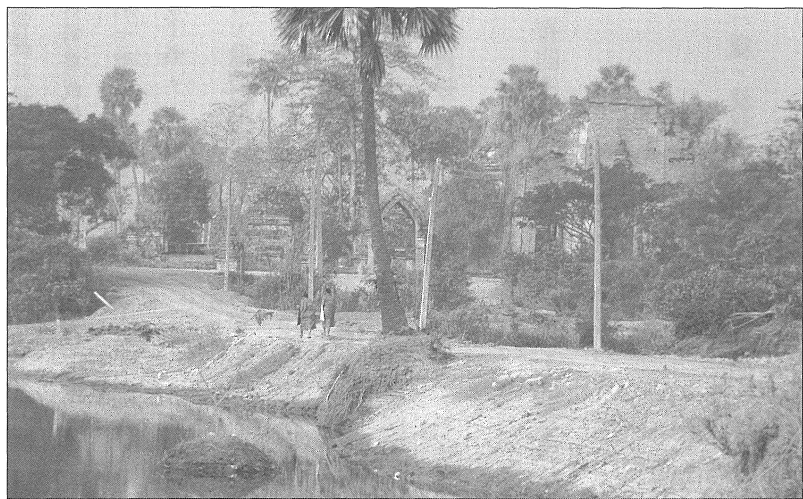


寨停留超過一個月，已可用吉蔑語弘法了。

〔隨順柬埔寨習俗，留寺過夜〕

阿姜李在柬埔寨雲遊將近二十年，阿姜空瑪與學生阿姜維利揚也追尋同樣的足跡，這一次頭陀僧已不需要護照，因柬埔寨的這個區域已隸屬泰國（暹羅的新國號）。(11)當時阿姜空瑪居住在泰國東部尖竹汶省的一個寺院裡。一九四一年四月，他聽說十二年不見的老師——阿姜曼，已經從北方回到東北，因此兩人便長途跋涉往東北出發，目的是希望能在沙功那空省見到阿姜曼，並且在沿途的僻靜環境中禪修。

越過泰國邊界進入柬埔寨後，他們來到了帕亞堪埔鄉（Phaya Kampur），在樹下過夜，次日清晨前往托鉢。他們很快就發現當地人有自己的佛教習俗：



◎頭陀僧四處雲遊，接觸過各式各樣的人，明白其他宗教的形式同樣是有意義的，所以他們能尊重不同的文化傳統。（攝影：曾明惠）

居民大部分是吉蔑人，當他們見到我們時，會彼此喊叫：「Luk song mok hoei」，我並不知道是什麼意思。過了一會兒，很多人便跑來供養我們，不過只供養米飯，沒有其他東西。後來我們回到自己的地方，有個人又給我們一碗湯。那米飯雖然並不黏，但很可口，有種香味。我們把飯與水和著吃，這樣比較容易下嚥。

飯後，頭陀僧又繼續他們的旅程。在傍晚時，他們抵達歐藍甲村（Olanjiak），村落寺院的住持曾耳聞阿姜空瑪的名聲，於是請他們在寺裡留宿一晚。起初，他希望在樹林裡過夜為由婉謝邀請，不過後來還是同意了。當兩人單獨在寢室時，阿姜空瑪對阿姜維利揚提起這個進退兩難的處境說：「瞧我！試著要在寺院外過夜，結果卻適得其反。」阿姜維利揚回答說：「但那是住持慷慨的布施啊！所以我們應該隨緣順從他的好意。」阿姜空瑪接著說：「這種妥協會損壞頭陀行的傳統。」

在阿姜曼的弟子之間顯然存在不同的意見，有的人認為隨順村落僧或俗人的意願並沒有什麼不對，有的則堅持必須嚴謹地奉守頭陀苦行。

〔應庫拉人之請延後歸期，教導禪修〕

如同隨行的頭陀僧一樣，阿姜維利揚每抵達一處，就努力認識當地人。例如庫拉（Kura）人



希望他與阿姜空瑪能長住在村落寺院裡，當時每天村民都請村長前來請求阿姜空瑪留下。而阿姜維利揚希望至少可以將歸期延後，他相信頭陀僧有義務教育在家人。但阿姜空瑪卻想立刻離開，他認為這種牽扯是種陷阱。阿姜維利揚回憶有天晚上阿姜空瑪曾說：

維利揚！我既然已從尖竹汶省蓮池村（Lotus Pond Cunnune）美阪岩寺（Beautiful Banyan Monastery）離開，就不應該再與其他寺院有所牽連。擔任住持是一種負擔，也是禪修的障礙，我們應該明天就走。

阿姜維利揚想勸他留下，說：「我看到這些人的虔誠，他們對你的開示都歡喜信受，請再多留一些時日吧！」阿姜空瑪卻拒絕說：「維利揚！你年輕單純，容易被他們的善意所動搖，但這是個陷阱，我堅持明天就離開。」阿姜維利揚接著又力勸阿姜空瑪教導村民禪修，說：「我們既然已經在這兒，而且可能永遠不會再路經此地……」

最後阿姜空瑪同意再留兩個星期，利用這段期間教導庫拉族的男女信眾禪修。阿姜維利揚對庫拉人的評價很高，他說：

他們修行的速度快得令人驚訝，兩週的訓練就已經達到攝心一處的程度。當我們行將離去時，他們非常傷心，很多人都流下眼淚，那一幕真令人難忘。好幾十年過去了，我依然記得這些虔誠佛教徒純淨的品格。

【註釋】

(1) 像這樣費心取得食物的事看來瑣碎，但雲遊僧往往不知下一餐來自何處，甚至不知他們到底可不可能得到任何食物。阿姜李、阿姜汶與阿姜帖的故事反駁了一種普遍的觀念：頭陀僧不會介意幾天不進食而繼續行走。

(2) 阿姜李接受食物但拒絕進入婦人的房子，坐在房子附近的樹叢裡，婦人端出兩盤食物與一籃糯米飯。當他吃完後，為婦人祈福，然後離開繼續他的行程。阿姜李對飲食的回憶並非不足取的，僧侶對他們所受供養都會有些許記憶，特別是如果他們好幾天沒有進食的話。

(3) 阿姜汶說他並不知道這些村莊屬於那個種族，雖然他不懂得他們的語言，男人們卻很了解他。他想這是因為男人要與其他部落或種族的人交易，因此學會許多種語言；相反地，婦女都留在家中，所以只知道她們自己的語言。

(4) 更北的地方，中國的佛教戒律以《梵動經》(Brahmajala Sutra) 和《楞嚴經》(Lankavatara Sutra) 為依據，禁止吃肉。

(5) 空瑪·吉拉噴友 (Kongma Jirapunyo, 1900-1962) 生於寇村 (Khok)，位於今沙功那空省通孔縣 (Tongkhrom)。父親是商人，而他則是水牛商。他與當地的婦女結婚，妻子不幸在懷孕時過世，那時空瑪滿懷悲痛，因而依寮族的傳統出家。一九二六年，他在烏汶省布拉帕寺得遇阿姜曼，成為他的弟子，幾年之後(和阿姜李同時)改皈依法宗派，依止師是帕雅披桑 (Panyaphisan)。一九三三年，阿姜空瑪在柯叻省的村莊附近建立隱居所，阿姜維利揚在此成為他的弟子，並與他一起到泰國東方的尖竹汶省過頭陀的生活。



一九四二年，他們由尖竹汶省徒步走到沙功那空省沛樹村拜訪阿姜曼。

(6) 在東北，清晨托鉢時，村民的習俗是只給僧侶米飯，然後讓小男孩帶著其他食物跟著，一直到僧侶們坐下來用餐時，他們就隨侍在側。

(7) 寮族頭陀僧的鉢比當地村落僧的鉢大一點。

(8) 蘇黎旁 (Sunphan) 寫道：阿姜草會說帕瑪 (phama) 語，而且相信自己過去世曾經是帕瑪人。曼谷人不論他們是什麼種族，皆用「帕瑪」這個名稱來稱呼所有住在緬甸的人，也用來稱呼緬甸語。這個種族更正確的名稱是揮族或泰亞族 (Tai-Yai)。

(9) 後來，當阿姜草在泰國對信眾講他的故事時，加述：「無論是誰想在下一世出生時面目皎好、膚色白皙，就必須持守五戒。」顯然阿姜草贊成一般信仰的看法，認為膚色白皙的婦女是比較有福的。

(10) 這可能是大乘寺院，地方上的僧侶對阿姜李與他的弟子們待在該寺並無異議，雖然他們遵從不同的傳統。相反地，很多遵從現代佛教的泰國住持，通常不招待那些信仰習俗異於他們的雲遊僧，這些住持在允許訪客停留前，會先檢查他們的戒牒。

(11) 一九四〇年十一月，在披汶 (Phibun) 政權之下，泰國入侵西柬埔寨與寮國領域。日本人在泰國與中南半島間調停，並強迫他們和解。因此，柬埔寨的巴坦邦省與先里省 (Siem Reap) 被併入泰國。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，這兩省歸還給柬埔寨。